



1931—1945年

总主编◎张中良
副总主编◎章海宁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洪亮

第一卷·短篇小说②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1931—1945年

总主编◎张中良
副总主编◎章海宁

东北抗日文学大系

本卷主编◎洪亮

第一卷·短篇小说②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 李辉英

最后一课

“哪里去，静真？”

“到街上去，就回来。”

怕母亲发觉我的逃避，到底还是让她看见了，可是我是不能听她的话的，我一定还要到学堂里去。我把书包夹在衣内肩膀下，天佑我，她没有看破这把戏，我走出家门了，我逃出她的监视。

几天来因为日本兵占据全城，抢劫，奸淫，焚毁，常常把这些坏消息在日本兵严密监视下传入我们的耳朵内，为了避去日本兵的侮辱，人们都躲在家内，街上再找不出昔日的热闹情形了。母亲不让我出门，就为的怕日本兵，她说像我这样小的女孩子，更有危险的，但我不听她的话。我们的家住在白旗堆子胡同，离学校很近，我可以一鼓气就跑得到，这事情近几日我天天这样做。最伤心的是些同学们，尤其是住在外县的同学们，都先后逃到家里去了，现在在学校内上课的人只是几个距离学校近些的人。一到校门，看到那如死去般的“吉林省立女子中学校”的牌子，不由我立时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哀。学校院子里的冷落情形，格外显得出一番凄冷景象。



平日里，同学们院前院后厮闹，嬉笑，或是唱歌，现在都没有了，无处追寻了。我为了张先生的话感动得太厉害了，变成了她的话的奴隶。她说：“孩子们，你们这样小就做亡国奴，多么可怜。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耻辱呢，——中国人太不要强了。那些官员，他们只知享福，向来不顾到民众利益的。他们只知卖国，把我们一般民众献给外人残害，他们都是靠不住的，最好还是要我们低级民众，大家联合起来，我们的苦痛相同，我们的目的相同，我们的工作才能紧张而有力呢。可怜的孩子，你们看，日文课添上了，日文先生不是教过你们了吗？你们没有做到完全的中国公民资格了，你们仅只受到短时的中国教育。你们到底爱护中国不？……”张先生的话说到后来把自己说哭了，我们六七个人也哭了。在哭泣中，我们一齐喊着：“爱护中华民国到底！”可是，我有些怀疑中国的官吏，为什么不像外国人那样为国为民做事呢？在地理课上我知道了中国土地与人民比日本强得多多的呢，为什么放这些日本兵进城内？

这样想着我已经走到学校里了，我又想到张先生说的话：

“你们要来上学的，能有机会学一天中国文就尽一天力，将来或许永没有机会了，你们不要害怕，不要逃，不要躲在家里，逃到什么地方也难免受到同样的侮辱，躲在家里日本兵会找上来的，还是把胆子放大些。我们多见到一分钟的面，我就多使你知些帝国主义下日本人的凶恶……”张先生真伟大，她是始终没有离开校内的。

然而她也只有说说罢了，学校里的功课，也逐渐改换，添了日文，国民改成公民，国文废除，史地是早早就改掉了，而且近来还常常抢入几个日本兵，贼眼汹汹各处察看，所以近来她不能尽情向我们说她所要说的话，说话时，不时用眼睛望着窗外。

“真!”

我抬头看,是慕遐,她的两眼哭肿了,轻声向我说:“张先生走了,听说日本兵要捉她,现在正在城里捕捉。”

“真的吗?”我哭了。

“我们回家吧。”她要求我。

我看学校里更冷落了,像一座坟场,除了我们两个人外,再也见不到一个同学的。我再向她问:

“那么,她们呢?”我不哭了。

“你说她们吗?她们都走了,张先生走后,都走了。还有,日本有通令来,下午学校实行封闭呢。”

我知道这回是确实亡国了,亡到底了,学校再开门时,恐怕见不到中国可爱的文字了。我是何等地悲哟!

“不!”我气愤急了,“我不走!”

“你要送死!”

“送死。”

“疯了!”没说完话把我拖出门外。到门外,刚走不几步,从纸房胡同走出两个日本兵,向我们两个拼死力呆看,我怕极了,忽然想到肩膀下的书包里有一篇骂日本兵的作文呢,不好,他们要搜我不是坏了吗,我悄悄一摸,那东西早已不知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丢掉了。

他们没有搜,走开了。

在印花税办事院墙上,贴着一大张布告。“又是要我们做什么的?”慕遐说着,我们一同走上去看。

布告写着这样的字:



大日本军司令官布告

此次中日之冲突事件非日本军之无道实出于东北军宪之挑战完全以自卫手段究其事变之祸根为不顾国际正义之军宪者流一意专横压迫我民众横征暴敛之苛政有进无退侵害日本之正当权利惟其私人之私利私弊及己权之日事张大扩广而愚视东北三千万之民众及中日国交违反天意不顾民意而与日本军为敌者，乃东北军阀一流故斯对于彼等断然排斥以保证正义人道救民苦而厚民生并增进民众之福利，众其信赖日本军之保护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勉励所事以努力确立东北永远繁荣之基础所厚望焉。

大日本军司令官 本庄繁

“岂有此理！”我两个愤愤地伸起手给撕坏了。

“就这样容易就亡国了？”我一面向前走一面说。

“那你说该怎样呢？……”

“站下！”

我们听到这一声喊叫，回头一看，跑来一个警察，呼呼喘喘地停在我面前。“不能走，不能走，跟我到公安局去。”他向我们说。

“什么事情？”我问他。

“你们撕布告了，是不是？”

我刚想承认说是，慕遐抢先急口说：“没有，没有，哪个撕布告，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放我们两个人走。我气得想骂他，骂他一个中国警察，为什么帮日本人行凶，可是我没有说出来。

我愈发觉得中国亡到底了。

我们到底跟他走了去,我们是何等恐惧呀。“校长,”在走到通天街口遇见我们的校长,“援救我们。”

“走!”警察凶狠追我们走。

“什么事?”校长问。

我们简略地把事情告诉他,因为有些急,说出来的话有些不接气样子,我们没有承认撕布告,还骂那个警察。校长阻止我们骂,和我们一齐到公安局去。在路上,看那神气十足的警士,真是好一个帝国主义的走狗的典型!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快亡了,不爱护中国民众了?我想,想来想去也想不通。

我稍稍留意在街上看了一下,才是使我吃惊呢,街上的冷落情形,简直连做梦也梦想不到,虽然通天街在平日算不上最热闹的道路,车马行人总是络绎不绝地来往,车铃响声,马蹄声,人吵声,马叫声……在这条街上随时皆可接触到的。可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除了偶然露出几个小巴儿狗和几个凶煞煞的日本兵外,只有我们四个人在街上行走。这条街真冷静极了。每家人家都紧紧关着大门,差不多的同样大小朱红的两扇板门,沉死地围着。一直走到三道码头街口,仍然见不到行人。我愤恨急了,这样大的城中,中国人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几个日本兵就可以占据全城吗?官员们有他们的理由,为自己权力退避开去,献媚去,难道民众们还不自己起来吗?这正是被压迫的大众出头的日子,这正是人类两大势力搏斗的时期,凡是从来被压迫在暴力的帝国主义之下的大众,不分东西,不分国别,皆得为了各自的生存而共同携手联合在一起共同奋斗的了。这城中的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只消联在一起用各个人的热血,已经就够溺毙侵入的暴兵了,为什么在这时期这情景下不振作起呢?我想到这里,立时想到张先生了,我们能够知道这些,

都由于她启迪的，但她现在哪里去了？天，保佑她，我忽然想到校长不是可以知道她吗，我问校长说：

“×校长，我们张先生哪里去了？”

“她吗？”他沉思一下说，“她，她怕不能留在这里了。”

“为什么？”半天没有发言的慕遐插嘴问。

可怜的校长，他不像往常那样庄严了，他摇了摇头，叹气说：“她逃走了。”他的两眼确实红了起来。我明白了，她那样的好人，自然是有许多危险的。

“住口！不要讲闲话！”不知耻的警察来叱吓我们。我气极了，立时回骂他：

“混蛋！”我是一向不知道怎样骂人的，如今，我再顾不得什么尊严了。我同时知道他总不敢侮辱我。人到这里，宁可受到些侮辱，也不能默自忍受的！更有一层，他也是中国人，也站在被压迫阶级，他竟这样大言欺人，能令我不骂他吗？

“亡国奴！”我再加重一句骂他。

“你……”

“走狗的奴才！”不等他分辩，慕遐也骂起来。

“奴才！”

我们可把他骂得恼羞成怒了，他扬起手居然想打。我完全把怕打的事忘记了，我还想骂他。校长止住我们的争端。他郑重地向那个走狗说：

“你不能打，你犯法，我要告你！”

“等一会再见！”他愤愤说。

“等两会也不怕你！”我们又给他顶回去。

到公安局门前了，旗杆上高悬一面太阳旗，随风飘动，显得得意

极了。门前布告牌都卸下了，墙上贴的布告也都撕成些破碎不完的纸片，令人想到一种衰落现象。但另外，有的墙上却贴些大幅的布告，标明“大日本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字样最多，另外有“吉林警备司令官天野少将”的布告，我看了，心里面说不出是怎样难过，尤其是，当我在这种布告中又发现到“吉林省长官公署熙洽”的布告时，我恨不找到这个卖国贼用手枪打死他！中国人，中国人这样地不争气！

正门旁，从先三四个站开的武装巡警，现在人数虽然如旧，可是枪支没有了，变成了徒手的警士了，但他们还不失旧日的威风。当我们走到把警察厅改为公安局不到二年的门口时，一个背红带子高个门警就拦住路，这自然不需我们交涉，过一会，由那个走狗讲明后，于是我们就被带进一个小屋子内。

我只记得起初有些穿戴相同的巡警们，一会探进了头，在半开的门中，露出些轻佻的眼色，向我们讥视着，过些时，我们三个人被倒关在屋内了。屋内只有一个小窗子，有些阳光射在墙壁上，我们三个人似乎与外界隔绝了，听不到什么声音，每个人呆呆地默默地看着日影的转动。我忽然想到坐狱的事情上，不错呀，这样子不是很像吗，我们同是被俘的囚徒了。这里是变相的囚牢，大概是拘留所。

我偶然想到在家中久久待我的母亲，不知道她现在的情形是怎样的。我天天瞒着她到学校，是平静地过去了，今天呢，今天到底弄出事情来了。她怨我，恨我，骂我，最终免不了哭。她一定派人寻找我，可惜我在街上并未遇到熟人，这被拘消息是不会传出去的。但我究竟算是犯了什么罪，撕布告吗？——一个中国人因气愤不平而撕坏日本兵出的布告，中国巡警就不该表些同情吗？……

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又是什么意思？要审判也该快些才对！现在，就这样把我们放到这里就算了？

“静真，”×校长唤我说，“你不要害怕，终会出去的。”

“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我只知能够怎样尽我一点力量反抗侵入的暴力，但我……”我有些不胜哀怜说，“我只恨我的力量太小了。”我看慕遐，她正倚着墙壁在沉想些什么事情。

“不过，”校长说，“唯其我们抱着扶助人类救拔中国的决心，我们才应当注意自己的行动，单凭一时气愤，那是不成功的。你们终于是太年轻了，不知道提防自己，须知道一项是顶重要的，我们的官长，不是腐败的就是妥协的，几十年来只知拼命剥削我们平民的骨血，他们不知道怎样治国，更谈不到怎样设计防范国家治安与大众福利的问题了。现在，我们的地方，被暴力占有多日了，你们想能够和平地再收回自己掌握吗？不能够，绝对不是容易办到的。一向我们的民众只知酣睡，只知忍受上官的宰制，是我们自己不要强，所以他们任意压制我们，是我们太不振作的缘故，所以才有帝国主义恶势力的侵入。到如今，且莫再骂那些贪官污吏的腐败，只骂我们自己一向太放弃我们的权利与义务好了。那么，事情就这样了吗？不，现在正该急急奋起，用我们大众的力量，对内消除腐败的军阀与统治阶级，对外打倒吃人的帝国主义！唯有如此，才能恢复个人的自由，大众的安全。但这些事情要谁来做呢？要我们来做！要我们来做！我们要各处奔走，各处工作，唤起民众，一致向恶势力进攻，才能够成功。我们的责任很大，所以，我们要好生保护自己的生命，同时，还要尽力工作！”

×校长的话，我一直听到完也不觉厌倦，他讲得实在切实，和我们张先生讲过的话，立意很相同。可是，我平常没有看到他这样激

烈过，我以为他不过说说罢了，所以问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做呢？”

“我还要告诉你们吗？”

我明白了，现在我才认清了我们的校长是一个好校长。这时的时间不早了，脸上只剩有一线的阳光，慕遐喊起饿来。老实说，要不是×校长讲话使我出神，我也早就饿了。真的我们事实上是做了囚徒。

“就这样把我们放下了？”慕遐说。

“还是等等，自然会发落我们的。”校长劝慰着。

校长有只手表，六点钟时，我们被传进另外一个屋子里去，仍然是一个小屋子，但里面有亮亮的电灯，屋里设置我一看就料到是审判我们的地方。

带我们进屋来的警察，看到审判人与仆役都没有来，要我们暂时随便坐一会。他不住看我和慕遐，我两个都转过身去。他出去了，我们仍然被关起来。

“真是岂有此理！”慕遐有些不平。

“不要性急，还是要耐心等着。”校长说。

因为是在夜里了，比较安静些，所以从远方传来的马蹄奔跑声，被我们真切地听到了。声音愈来愈近，愈近愈杂乱。我站在一只椅子上爬到窗口向外看，正好这间屋子紧靠通天街，我看见一群日本兵骑着马跑了过去，虽在夜间，仍然可以看到飞起些灰尘。街上没有行人，死气沉沉的。

我退回身，说：“×校长，慕遐，又过去一队骑马的日本兵。”

“能回家后我立刻练习放手枪，练好了先打死贪官污吏，然后见到日本兵就放。”慕遐说。



“这样你就错了。……”

“为什么？”我截住×校长的话问。

“无论什么事情，非得有整个计划不行，不然，只有自己找苦吃。”

“到这时候还怕苦吗？”

“这又说到值得与否的问题上了，假如你愿意对于一件事情不惜牺牲性命，我问你们，你们是愿意在有计划的情形之下被难呢，还是凭个人一时气愤就送了个人的一生？现在，无论做什么事，一定需要团结的力量，单靠少数人是不成功的。有团结的力量，再定出妥善的计划，这样来做出的事情才不至于失败。杀死几个贪官污吏就能救国吗？纵然把当今一些官吏全部杀死，会很快地另有一批新官僚产生，杀死几个日本兵，还会多添来几个，这种办法是不完善的。一定要从根本做起，把国内恶势力推翻，把国外帝国主义攻破，但这是一件困难的工作，所以需要的是群众联合的奋斗，而不是个人单独的牺牲！”

“怨中国人个个都麻木！”

“从前麻木，是统治者实施的政策，他们愿意平民们都是麻木的，因为麻木的结果，可以使民众不反抗他们，他们可以平稳地吸食民众们的骨肉，剥夺民众们的血汗，这是他们的成功。现在，不是怪群众麻木的时候，而是领导群众的时候，倘若群众仍然麻木，那就是我们不努力的缘故了。”

“是这样？我们哪想到这种地方！”

“这是怪不得你们的。”

门开了，一个厨子模样的人端进来些饭食，我们的谈话停止了。他把方盘放在唯一的小桌上，又关上门走去了。我不是在一进屋就

以为是个审判屋子吗,那是因为一个小桌伴着三只椅子的陈设,使我想到法庭的缘故,可是我觉得是想错了,——一个公安局的审案地方绝对不会这样小这样简陋的。我们一齐站起来,把方盘里的东西搁到桌子上,是一碟咸萝卜菜,切成些碎块。半三盆高粱米饭,三双筷子,三只破边碗,这就是我们的晚饭与晚饭用具了。感谢他们还给我们送来些饱腹东西,不管它好坏,总算是不至于挨饿了,于是我们坐下来添饭吃。

我可以说,我们是从来没有吃过这样菜饭,用过这样碗筷的,因之有些禁不住笑,慕遐也笑。校长说:

“笑什么?”

我们的笑无理由,所以答不出。

“我知道的,”校长老练似的说,“这样饭,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吃不到呢。”

我们不笑了,感到多么地惭愧。

到这时,我把被拘禁的事完全置诸脑后了,×校长说出的话句句是铁,字字成钢,不由我想到能多和他在一处才好。我们的饭食,是坏透了的,可是这一餐是很有味道的,是永久值人不忘的。

我们吃得很快,有时筷头在咸菜碟内撞在一起,就相视地笑了,这样吃法我想到和一群猪就食时很相像。

饭、菜全被我们吃光了,自己还不能判定吃饱了没有。我们低头坐着,不讲话。

七点多钟了。

不说话,屋里很沉静,我乱想起来了,又想到家,家里的母亲,弟弟和妹妹,是怎样焦急地待我归去呀。张先生,也不知道她怎样了,不幸要被日本兵搜去了,那可怎么办呢。不知她藏到什么地方



去。日本兵各处行凶,为什么中国兵放他们进来?“真!……”我的手不知不觉地拍了桌子一下,响声把屋内惊破了。

“你真是疯了?”慕遐睁大两眼问。

“安定些吧。”校长说这句话,含有无穷的难言的隐痛。

可是真安定了,谁也不说话,我们的呼吸,有节奏地喘着。维系着我们左右的是无声色无味道的空气。屋外动作,没有什么声音可以听得到。若是停止下手表的轮转与个人的呼吸,我相信我们是死城下的三个遗骸。我一向没有遭受到这样的情景,到这时,觉得惨淡极了。个人都在想一种心事,个人都不停止地想,想些什么呢?想怎样救助自己……

我抬头看白灰刷成的棚顶,全部是残缺不全的了,有些地方添了些大小不一的斑纹,有的地方剥落了一大块粉皮,露出一大块黑泥。在顶角上,挂些满浮灰尘的蛛网,甚至有些拖长下来,偶尔一个苍蝇撞在网上,一面挣扎一面叫喊,于是,在它的挣扎叫喊中,从网上落下些灰尘。过些时,不外因为它疲倦了,不挣扎了,也不叫喊了,心服口服地做了俘虏。屋里墙壁上,白灰也多腐蚀了,看来有些衰老不堪的样子。在十六支光电灯下,我看到了这些样东西。那电灯,从灯线到灯罩,甚而是灯泡,都挂了些灰尘与灰网。这屋子……

哪一个人不厌烦苍蝇,尤其在夏天它们一群群出没时,谁都设法杀死它们,可是在这个惨淡的小屋子里,我对于那个被难的苍蝇完全表示出同情了。它自从投到蜘蛛网上之后,挣脱不得,它的生命预期着快要完结了。当那从泥痕中爬出的凶恶的蜘蛛渐渐向它奔去,得意忘形地目傲一切,它是何等地残忍!可怜的苍蝇,眼看它就要被敌人吞食了,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比喻,——前后相比,正好

比作我们全城住民与敌人的斗争，……义的暴力！我们今后的生存，正与那被难的苍蝇具有同样的危机，我们的灭亡就在眼前就快实现了。不好！那凶暴的东西更来了，我站起身拿起盆中的饭勺子向它尽力抛过去，我的手帮助我成功，我把那凶恶的东西打落地了，立时跑过去用力一脚踏死它。饭勺子落到地上，校长和慕遐两个都愣了，我再看那蜘蛛网，打成一个窟窿，那苍蝇挣扎着飞去了。这事情却引起他们两个的猜疑，一同向我问：

“什么事？”

“做了一场梦。”

“你可真真确确要发疯了。”慕遐又说这句话。

“中国被压迫民众解放万岁！”我尽力喊了一声。慕遐按住我的嘴，扶我坐在椅子上。“不准喊了！”她嘱咐我，然后又重新坐上她的座位。

“你要忍耐！”校长向我说，“我说的话你全没有听吗？切不要轻举妄动！”

真的，我又觉得惭愧了。这时候，门开后，厨子进来收拾碗筷。

“我问你，”校长向厨子说，“你在这里几年了？”

“多了，今年头有七年了，没办法，混碗饭吃就是了。”

“你是××人吗？”

“不错，……”

“我们是同乡呢。”

听到这句话，那厨子突然变成亲切关心的样子说：

“你们怎犯到他们的手了？”

“也没有犯，是他们诬害。”校长把事情经过简略地告诉他些。我觉得校长和他谈话有些无聊，很不愿听，甚且有些厌烦。



“唉！日本兵进来之后，把他们官府人都神气起来了，一个巡警随便捉人领赏，一个区长随便借判案发财，局长更不用说了。日本人用中国钱用中国人捉中国人，说他们坏话的都可以捉，啊，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他关好门小声说，“今天正午，捉到一个姓张的女教员……”

“什么？”我突然打断话头问。姓张的女教员，那一定是我们张先生。

“听我讲！”他看一眼我说，“捉来一个女教员，姓张，人很年轻，长得人才很好，听说她做什么下层活动，反抗日本兵，想把日本兵打出去。最近东关日本火锯、洋火公司工人罢工，有人说也是她干的，她怎么做的，我有些不信，还有呢，吉敦路农民暴动，打死些日本兵，也有人说是她干的，真是这样，她的能力可真不小了。并且，过些日子城里的工人们等到城外农民攻进来时，就里外夹攻打日本人和中国贪官，他们已经有头绪了，不知怎回事，被一个中国警察把她捉住了，那时她装扮一个拾木柴的人，因为有人认识她，她承认自己了。局长亲审，又听说局长看上她，要娶她做小老婆，她不干，到后来又因为日本司令官逼得紧，判好在五点钟枪毙……”

“枪毙了？张先生！”我痛心地叫了一声。

“不要忙，我还没有说完呢，判了枪毙她，她也不怕，还把局长骂了好一阵，不住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五点钟时候，来了两个日本兵监斩，把她推上马车，一队保安队押车，就向九龙口去了……”

“张先生！张先生！……”九龙口就是她的刑场地呀！

“谁想到，”他继续说，“车赶出北极门，天已经黑了，刚走不远，砰砰两枪，两个日本兵被打死了，拥上一群人，保安队都吓跑了，女

的被逃脱了……”

“天，天，天保佑！”我听到这地方，乐得发狂了。

“事情怎么办呢？”校长问。

“日本兵家家户户搜查，到现在也没有搜到。局长挨日本司令官两个嘴巴。你们延到这样晚不审问，就是因为没有空。这事情发生之后，城里更紧了。听说要有暴动来了，日本兵已经打电报到长春去调兵了。城里保不定有一场血战，我也想不干了，就是怕不让出城。”他停一下，缓口气，“不知道是同乡，慢待了，可不要见怪。”

“哪里话，谢谢你费心。”校长答。

话说到这里，似乎没有可说的了，他要走了，一找饭勺子，在地上，他有些不明白，笑着说：

“怎么弄到这地方？”说完，他捡起来。他并不需要一句答语，说一声“明天见”，就走了。

“校长，”到这时我忍不住说，“一定是我们的张先生。”

“一定是！”慕遐说。

“逃出来总是幸事。”

“不会被搜到吗？”

“她是一个‘活’人呢。”校长说。不错，一个“活”人不会轻易被搜到的，并且还要再接再厉地去工作。

……

我们沉默着。

……

……

十点半钟时候，我们都有些恍惚睡去了，被一个粗陋警察唤醒，领到一个简陋会客室内。我记得，走那一段路，我的眼睛还看不清